

求恕齋
叢書

庚子西行記事

爾子面
六記美

己未長至
涉江



南
林
齋
刻
南
林
齋
刻

序

余既爲唐元素司馬刊其所著渤海國志又欲爲刊其文集司馬曰文集所以傳我也記載所以傳世也余文之傳尙將有待無已則有庚子西行記事一編乃昔者避拳匪之亂奔赴行在之所作也其中起陸龍蛇陽舒陰慘足以補史乘所不及余取而閱之舉凡庚子亂事由始至終罔不咸在此事在當日固多有記載顧述京師而遺行在詳行在而略京師至於道塗之見聞尤闕載筆司馬之書則由京師以逮長安見聞所及上自王公巨卿下采閭井細故旁及山游水涉令讀者

如置身其閒儻他日史氏有墜簡之求則斯編必在所
取宜亟付之手民俾流傳勿失焉嗟乎時當温俞述天
寶之亂離遇比庭光記奉天之行幸吾知後之覽者亦
將以北征詠懷秦州雜詩視此編也已未季冬先立春
三日吳興劉承幹序於春申希古樓

庚子西行記事

求恕齋叢書

率賓唐晏纂

吳興劉承幹校

己亥秋余游江南居秣陵者半載矣庚子三月下旬乃
泛海返京師廿九日抵天津聞人云天津被火者數次
每次必百餘家河北大街已燒罄無餘者鍋店街只餘
數十家皆津門精華所萃也明日登汽車則一望赤土
不見寸草蓋自去秋不雨至於是矣至京則紛傳義和
拳之多幾至徧地皆是每當夕陽既西肩挑負販者流
人人相引習拳甚至有大家亦爲之者且聞端邸爲之

倡首又聞某處設有拳壇其壇上但供伏魔大帝神牌
或有供鴻鈞道人者又未幾則沿街多帖有告白仿佛
希臘神話時廷議方禁止習拳告示皇皇以拳爲厲禁
然凡有告示處則後必有義和拳之告白粘於其後一
若互相詰難也者又未幾傳聞涑水有毀教堂殺教民
且戕官矣朝旨派聶士成往勦逮四月初八日忽於巳
午間飛雪一陣是日都人往妙峰山進香者於路凍斃
三十餘人亦奇災也及四月底謠傳益多習拳者益眾
未幾又謠傳將毀鐵路至五月初一日火車站果火且
謠言謂火時並不見人但鐵路自生火耳自此傳聞日

眾有謂義和拳當戰時人馬高丈餘刃若門扇絕無可敵之理又謂不畏火器衣服爲礮子所擊斑如雨點而身無少損談者津津聞者慄慄至十五日余往東城於塗聞人言義和拳已入城云止百餘人爲三隊一隊執刀一隊執矛一隊執鎗皆以紅布裹頭年紀大都十二三歲大者不及二十也先是各營兵駐紮各城門每門百餘人帳棚旗幟一新皆在官道兩旁前二日余出宣武門忽見帳棚皆移城上不解所以然及是聞人言義和拳之初入城均穿董軍號衣故無阻之者始悟各軍與之通也是日余至正陽門聞人言董軍戕日本書記

生於城外十六日謠傳義和拳將焚教堂至十七日果於辰巳間東城教堂火眾皆謂其火教堂也但見拳民所謂大師兄者向教堂誦咒不止火卽自起其火也不及左右鄰其殺人也及教外余聞而異之是夜二更許聞西南有礮聲震天約十許聲繼而東面有礮應之去城極近殊不知何軍所爲也十八日晨余往東城行經西安門見雙扉緊闔門外軍士鵠立路旁近千人馬數百匹繫於門之左右余驚詢何事有軍士云我輩亦不知之昨夜子刻奉調至此至今未聞號令詢曰何人所調則端邸也前數日卽有將出狩之說至是殆將實

行乎少選忽來義和拳一隊約三十人皆十餘齡之童子也以絳帕裹首腰亦束紅布執刀矛之屬兵士見之起立致敬如奉明神至則叩門而入絕無阻之者余大駭詢路人何以如是眾曰此時孰敢忤義和拳者問曰入門何爲曰端邸召之也余於是知大局之可危是日午後親覩其火銀錠橋教堂又覩其火西四牌樓教堂火皆不少外延棟柱之屬盡向內倒觀者如堵皆大呼以助火勢而鄰近之屋亦安堵不驚家家焚香於門外大抵其殺人放火也謂之行善而助之焚者謂之助善且其人過廟則稽首入肆買物則起手問訊如僧人狀

蓋合喫齋念佛殺人放火爲一事矣歸塗於阜城門街見義和拳一隊驅婦女十餘出城據路人云乃二毛子之家眷將於城外殺之也津人名教民爲二毛子十九日余與友人約於地安門外酒肆聞肆人云昨晚往焚西十庫教堂竟不能毀而退將午忽正南有煙黃色直起如烽火路人皆云此焚屈臣氏藥房也市肆無驚若豫知其事者午後煙不止且變黑色是日南風其直煙變而爲橫從南而北聚而不散如黑龍之舞空掠大內而過北逾鼓樓彷彿汽船之在海度其勢不止於屈臣氏一家矣與友人匆匆別去出西安門始聞人言大柵

欄被焚已千餘家尙未止也當晚 召見大小九卿不知所議何事二十日出正陽門則城樓亦被火東西荷包巷焚尺椽不存城牆皆作赭色火且越城而入焚及東交民巷口之數文坊正陽門外大街以西全成焦土但有敗壁立於夕照中彷彿咸陽之一炬計所焚蓋不止兩千家矣時市中居民始惶然知拳之不足恃而士大夫從是日起多有送眷屬出城者矣然朝廷於四月間遣趙尙書舒翹往直隸各屬察視義和拳之虛實三日而返其行徑殆如明皇遣輔璆琳之謁安祿山還言無它而已又遣剛相毅往半月不歸及歸則又如崔允

之召朱全忠蓋義和拳之入都實剛董二人之謀剛留於外董引之於內故入都如是之速否則嚴旨勦拳拳民甚懼本無敢入都自剛之往義和拳挾之令焚香於壇且引視其不畏礮火之狀剛遂大信之及剛未歸而拳民已入矣故此後遂有用義和拳之旨至呼爲義民皆起於剛相返京之後云前數日西幸之議甚確外間紛傳且順天府已備車輛以待自用義和拳之旨下是議乃罷是日余在阜城門內米肆中遇一婦人泣而言曰初云殺洋人乃至今一洋人未損而所殺者皆中國人之爲洋奴者且男人亦一人未損而但殺婦孺似此

豈真能定亂乎吾甚懼焉余聞其言爲之擣舌蓋數日
來聞士大夫所言無及此婦之明決者始知緯嫠不遑
漆室長嘯者今未嘗無其人矣自此以後市中亦有殺
人者夜間則有人沿街傳呼或云向東南燒香或云供
淨水一盂或云今夜勿睡以防妖邪之入人家由初更
至天明止卯辰以後則聲息不聞矣及昏又復如是竟
不知何人所爲二十一日過一錢店有持票易錢者多
則給以銀少則以煙紙燭之類作抵其氣象仿佛圍城
中矣先是有友人爲余推轂主宣化府懷安縣文昌書
院講席余以其地之可以避亂也擬往就之於二十二

日啟行是日大雨冒雨出德勝門至小關旅店偕行者五人皆會於此余乘一驢衣皆溼透至店易衣而飲焉於路遇家眷車殆五十輛有兵隊護之蓋榮相家屬出城也二十三日行晚住沙河有明代上陵駐蹕城一所城中無人居登城以望見黑煙一縷彷彿十九日之狀由西而東不知其燒何處也

此日之煙與十七日之礮聲後皆屢詢無能言其故

者

是晚住旅店晚飯罷忽聞槍聲大作店主人爹尸入

曰有二毛子二百餘來攻鎮人禦之諸客如有器械可以相假或可協同往助余五人相顧曰我輩本不能戰且戰亦非余等事但宜坐守行李事急或踰後牆可免

時同行王君本營伍中人諳兵事升屋以觀呼余曰槍皆直上且係土槍此鎮人自驚耳非有他寇也余曰如是則易解也亟拉王君出呼曰并無外寇鎮人勿驚尤勿放槍但靜以待之如有放槍者卽係外寇眾共擒之此言甫出槍聲遂止卒不見一寇鎮人乃定後來始知此夜中貫什聞沙河槍聲逃者及婦女入井者極多儻不早定之則不知竟成何狀二十四日出居庸關有兵守之然但見門開四扇赤幟搖空竟不見當關之夫作何狀態出關則兩山如壁流水有聲野花蔽地山果綴枝時方盛夏候如初秋石壁上時見題字而彈琴峽風

景尤美頗類園亭景物考之迺易之詩集關外在元代
爲永明寶相寺今寺已廢而時有小小景物皆昔寺之
所遺水經注謂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障邃險路才容
軌至此知其寫景之工四十里至岔道宿甫就枕忽聞
馬鈴聲有拍店門者大呼曰有二毛子數百人已上山
去此不遠宜急爲之備店人驚起擾擾余輩乃告以昨
夕之事令勿動但安睡無妨店人始安二十五日起行
則居民已十室九空矣沿路覓晨餐無所得或有人家
門前雞子壳滿地叩其戶則空無人遂至日晏不得餐
枵腹至懷來東門已閉呼之不開呼之急則城上兵欲